

《高南阜集故人书札》释读

徐 立

《高南阜集故人书札》十二开，楠木双夹板。内封题“南阜先生集故人手札庚子初冬 道孙属 约庵书”。钤有“唐鸿昌”（白文），“道孙”（朱文），“唐九”（朱文），“唐少坡收藏印”（朱文）。原藏者唐鸿昌，字少坡，家族排行第九，四川大邑县人。主要活动在清末民国年间。家庭大富，在大邑县有良田二千余亩。然唐氏不治生计，独喜收罗古籍字画，倾其家产，广为收集，成为当时四川著名收藏家、鉴定家。晚年寓居成都，以鉴定字画为生。

首页为银制百寿笺，因年代久远，笺四周变色发黑，有一方钤印模糊不清。其文曰：

奉题南阜先生^①所藏五云多处是三台研，率请教正。
爬搜辛苦出端州，怀璧常深下士忧。造化精英钟地肺，儒生珍重比天球。
旌劳岂惜斜对敕，涣号宜褒即墨侯。太息孤踪何落寞，剡溪清浅管城秋。

腴田一棱笔耕宽，墨沈萧萧易水寒。试遣烟云生纸上，忽惊星斗落江干。
榆村始信良工苦，守拙终命大璞完。见说奎光耀东升，不须清泪泣南冠。

西畴^②题具稿（钤“方士斐印”白文、“西畴”朱文）

按：此为方士斐为高凤翰藏砚所题诗二首。《中国美术史·清代》上卷载：高凤翰嗜藏砚，蓄千余方，皆自为铭，并著有《砚史》。方士斐为雍正、乾隆年间扬州盐商，家境巨富，喜交接文人雅士，与高凤翰有交往。从这两首诗看，方西畴是读过诗书、能赋诗填词的儒商，一手行楷当是习过褚、欧、赵诸家，行笔流畅，结体匀称。内容也紧扣咏砚。《扬州画舫录》载：方西畴曾与胡复斋、程午桥、汪恬斋、方环山等文人雅集倡和。并著有《新安竹枝词》。

第二开为汪廷璋题识，曰：

^①南阜，即高凤翰（1683—1749），号南阜、西园、尚左先生等，清著名书画家。

^②西畴，即方士斐。业盐淮南，居扬州。于北郊寿安寺西筑西畴别业，因号蜀泉，又号西畴。

乾隆五年庚申七夕后一日，闲坐学经斋中，方丈南堂^①持此册见示，并道其前后交情，益见我老阜珍重故人，友道笃挚，即此尺素可见矣。天下之如我老阜者，有几人哉！因拈旧句为题其笺。

册中附名学小弟敬亭汪令闻^②手记（钤“令闻氏”白文、“敬亭”朱文）：

客腊检书，得先生过江草，偶成一绝，并录尘政。

殊夜多愁思，萧然计若何。检书得诗本，偏是故人多。（钤“汪令闻”朱文、“青溪草堂”白文印）

每思旧友检书看

汪廷璋题

按：汪家巨富，世代从事盐务商运，虽为新安人，然久居扬州，成为名门望族。汪廷璋之父允信熟知风水园林，营造庭园颇具风韵，汪园成为扬州文人墨客雅集重地，乾隆皇帝曾封汪廷璋及其父、祖为奉宸苑卿，掌管皇家园林。从汪廷璋的手记看，高凤翰与汪廷璋是有交情的，当南堂老丈持此册请汪廷璋题签时，汪廷璋从高凤翰集故人手札为册，更见到南阜先生重友道，惜情谊，“每思旧友检书看”顺手拈来的旧句便成了这本册页的题签。并为故人诗作赋诗一首。题签、赋诗、题记中称谓，都可看出汪廷璋与高凤翰的亲近与互敬。儒商汪廷璋和文士高凤翰的关系，正是扬州当时经济文化结合的一个缩影。

第三开为手札二通。其一曰：

汪允信，字交如。无号。新安人。自其祖侨居于扬州。同胞兄弟五人，交如居长。家世孝友，一门食指以千计，雍雍肃肃，犹共灶而食。子二，以知名于时，长即令闻也。孙二，虽尚孩稚，已见头角。秉性厚重诚朴，与人交质真无伪，乐善好施，友朋亲串间，赖以存活者，比比皆是。三十以后即绝意仕进，筑别业以自娱。近又于宅畔新筑花圃，累石种树，颇饶幽致，尤好种松，所蓄不下数十种。品行既端，力又足以周急，故乡党咸称为长者。其人大段如是。或诗或对，想妙笔自有取裁也。

此刻有俗务，匆匆不及裁答。特恩者：汪交老新筑别业，取渊明“心远地自偏”为额，欲先生八分书之，嘱弟奉求。今寄来广狭尺寸，荻竿三枝，额式一纸，乞先生验明。以随便白纸书就，即寄扬为感。 不敢具名

按：从此札的笔迹看，当是方贞观所书。内容则是对汪允信的一个简要介绍。从行文看，高凤翰似乎对汪允信不熟悉，但认识汪令闻。汪廷璋（令闻）主要活动在商场、官场、文坛，故与高凤翰相识，而汪允信（交如）则主持汪氏家政。汪允信兄弟五人，儿孙满堂，一家上百口人，“雍雍肃肃，犹共灶而食”，孝友传家，子孙昌盛，家业兴旺。汪允信于别业之畔又新筑花圃，嘱人请高凤翰为其园林题额，并指明要八分书。可知此时的高凤翰在扬州的顶级富商中已有相

①南堂，即方贞观（1697—1767），字履安，号南堂。安徽桐城人。康熙年间荐鸿词博学科不就。

工书，近汪退谷。著有《南堂诗抄》。

②汪令闻，即汪廷璋，字令闻，号敬亭。清雍、乾时期两淮地区煊赫一时的总商之一。

当的名气。

第二札为方原博所书，内容如下：

来画屏八幅中，多未完之工，倘有可救正处，望不惜点金之手，即赐烘染。至题跋，一补天机之动，自有妙谛，不致漫待也。

南阜大兄先生如手

学里弟原博^①顿首（钤“臣亮一字邴鹤”白文印）

尚左先生启（钤“双玉松轩”朱文、“唐鸿昌印”朱文印）

按：此札为方原博以自己所作之画向高凤翰请教。

第四开为方贞观写给高凤翰手札：

秋风渐劲，归思甚浓，返舍大抵在九月之一二日。不审先生尚能来扬一晤否？兹特恳者，有舍侄名士捷，字右将，号西畴。向曾求先生联对，所谓“无妨半个陶潜”者也。其人胸中颇有数百卷书，五七言古学少陵，甚有气格，近体亦不落元和以后，又复有砚帖字画癖，真我辈，使一见面必成莫逆，彼亦仰望先生久矣。此番车骑来郡，彼必闻风进谒，特一札先作之合耳。其店名方聚庆。有孙姓人专司坝事，重盐过坝时，乞先生俯推薄面，略为加意，如小有错误，幸少假借之，若必不能假借，或谕其管坝人即刻改正，俾不至有过，则恩赐多多矣。此上。

南村先生

奉教贞观拜首八月十九日扬州字（钤“三乳老人”白文印）

李奴甚感老爷厚恩，属笔请安，其病犹未全愈，拟返舍调养，不能来泰效力矣。

按：方贞观是当时与高凤翰关系极为密切的扬州儒商，是高凤翰与扬州盐商联系的重要纽带；通过方贞观的联系使高凤翰在扬州盐商中人脉日广。此札中所恳之事：一是介绍侄子方士捷（即首开中为高凤翰题藏砚诗的方西畴）与高凤翰相识；二是有“重盐过坝”，“乞先生俯推薄面，略为加意”。此札写时高凤翰应还在泰州巡盐分司任上，此时为高凤翰仕途之顶峰。高凤翰一生经历坎坷，雍正五年（1727）四十五岁时被荐举“贤良方正”，授安徽绩溪县丞。雍正八年因同僚嫉妒，借一人命案，诬其“受贿五千金”入狱。不久昭雪，代理绩溪县令，继而补任扬州仪征知县。后调安庆府监修学宫。因才华受到两淮盐使卢见曾赏识，以绩溪县丞职保荐为泰州坝盐制，即巡盐分司。当时两淮盐运通过京淮大运河运往北方贩卖，沿途须经众多坝闸，各坝闸均有政府官员及官军把守，严禁私盐贩运，泰州即其中一个重要关口。卢见曾将高凤翰安排于此，足见其对高的赏识和信任。方贞观恳求高凤翰在方家“重盐过坝”时聊看薄面给予关照，也是官商勾结的真实反映。

^①原博，字亮曹，号邴鹤。安徽桐城人，居江都。官泗州学政，以事谪戍口外。后归，从徐葆光，册封琉球。诗画及八分书皆擅能一时。著有《航海生涯集》。

第五开手札二，均为方贞观所书。其一曰：

即日言归，去君益远，正引领东望，忽使至，得手书，乐极矣，又复悲极。拙集无足观，经先生题过或可藉以不朽，然愧不敢当耳。梅华小幅，古雅绝伦，题识亦高简，此逸品也。携归当作百世之宝。来人匆匆，暂复不备。珍重，珍重。

南阜二哥先生

愚弟贞观拜手。戊午九月扬州字（钤“三乳老人”白文印）

吴门有沈确士^①者，曾相识否？拙集一本乞转致之。我亦未识其人。

按：此札之戊午为乾隆三年（1738）。方贞观本欲通过高凤翰将自己的文集转赠沈德潜，以得相识，但高亦不认识沈，只好作罢。

其二曰：

使至得书，知尊恙小愈，官事减轻，欣慰之极。再读牡丹诗，词华丰赡，意思深长，愁病中乃有如此情致，先生过人远矣。左腕书高古之极，犹可爱也。何时便可来扬，想极想极。前委读尊稿，因去秋返舍封付令闻收贮，此来尚未取出，少迟当觅便报命也。弟罪业深重，得罪良严，两妾俱生女，悲恨不必言。加以乳不足哺，又另顾妈子，多费银钱，多惹人事。啼声不绝，喧闹异常，求如向时清净景况转不可得。因先生念我，故缕缕及之，未审将何以见教也。

南阜先生如手

四月朔愚弟贞观顿首（钤“三乳老人”白文印）

按：这封书札不长，但所含信息较为丰富，首先是“尊恙小愈，官事减轻”，与乾隆三年八月的信札联系起来看，时间线索便比较清晰。八月十九日信中说“其病犹未全愈，拟返舍调养”，此札说已“小愈”，此处之四月，当是乾隆三年之四月。其次“官事减轻”，就是说高凤翰已身陷官场倾轧中遭人陷害，通过抗辩，原先传闻的事件严重性有所减轻。此中可见高凤翰是在乾隆二年末至泰州巡盐分司任上吃了官司，经过抗辩在乾隆三年获得自由。其三“左腕书高古之极，犹可爱也”。这是方贞观首次提及“左腕书”，也就是说高凤翰的右臂风痹症已形成右臂残废，改用左手书画了。其四，高凤翰委托方贞观看阅的手稿，在方离开扬州时出于安全的缘故放在了汪廷璋处，因高凤翰吃了官司，结果尚不明确，只有汪廷璋这样的富豪人家比较安全。至于后面说的家务事，可以看出方贞观家境也十分富裕，两个小妾同时生两个女儿，奶水不够又请了奶娘。这些显然不是一般家庭能办到的。方贞观与高凤翰谈及家庭琐事，可见二人交情非同一般。

^①沈确士（1673—1769）名德潜，确士为其字，号归愚。江苏长州人（今江苏苏州），清乾隆时期著名文人。乾隆四年中进士，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七十七岁辞官归里。在朝期间，他的诗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，常与乾隆唱和。

第六开仍是方贞观手札(图见封二),曰:

不相见一年矣。风雨晨夕,未尝不想念良友,驰神左右,苦于无便,遂至问讯亦疏。忽窦纪纲至,得手札并画册,知宿恙渐平,官事可结,不胜欣慰。尤喜故人之闲情逸致巨创不减也,乐极乐极。所喻质库之物,持尊札与汪令老商之,令老慨然曰:此老髯性情所关,襟怀所寄,忍令其散逸(佚),使我良友秋风客舍,又抱此一番割舍情况耶?我当赎而归之。为物虽微,其意良厚矣。今照单点付窦价带来,幸一一验明收入。又尊集六册,画册一本并奉到。又拙刻一本呈教。暂候兴居,烦言不备。

南阜二兄先生

愚弟贞观顿首八月初九日扬州寄

高凤翰旁题:

平生交游,刺心语无过此札尾数行,终当于此中报之。七月七日装成,左手记。(下钤“西园”朱文印)

按:此札“不相见一年矣”,时间正与前一札相吻合。方贞观于乾隆三年九月离开扬州回故里,其间乾隆四年四月有信札一通,此札时间为乾隆四年八月。手札内容亦能衔接,一说“宿恙渐平”,老毛病渐渐好了;二说“官事可结矣”,经过一年所遭官司也可了结,作为老朋友自然“不胜欣慰”,更可喜的是“故人之闲情逸致巨创不减”,就是说高凤翰在经历了病痛和官司的巨大创伤后,仍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。后面所说“质库之物”当是高凤翰遭官司时典当的私产,方贞观拿着高凤翰的手札去见了汪令闻,汪令闻慷慨援手,并说了一番感人肺腑之言,赎回典当之物交与来者,带回还给了高凤翰。高凤翰十分感激,故于乾隆五年(详下)七月七日装成此册后,题批语于旁。

第七开仍为方贞观手札二通,一曰:

晤对半日,觉先生神明爽朗,气色清净,尊恙自就平复,欣慰之极。但暑天风冷,最难调摄,伏惟珍重,是嘱。来帖如命,书上题额,字必须古雅,弟书近时可暂识不足留也。尊使传谕腰砚云云,不甚了然,当是问椭字否?

南阜先生

即刻贞观顿报 敬叩

椭,园长曰椭。出《考工记》。

高凤翰批:

大丁字书狭长曰椭,音若差。

按:此札显然是高凤翰官司了结,重获自由,与友人重逢之后请方贞观题额,赏玩砚台的兴致不减。人逢喜事,病也好了,气色不错,札中所云“暑天”当是在乾隆五年之夏。

二曰:

今日下午即登舟,客况萧条,百事寥寥,兼之阴雨,不能复来前矣。特遣奴子告别。先生不即归,明春尚可图良晤也。尊照并缴上,不宣。

南阜二兄先生

如弟贞观叩首(钤“南堂”朱文印)

高凤翰旁题：

庚申七夕后二日，札来即刻褪红入册。即日记。左军司马戏书(下钤“墨尼草别部左司马印”朱文)

按：此札乃方贞观与高凤翰告别之书。写信时间由高凤翰的旁题可确定为庚申(乾隆五年)七夕后二日。收到方贞观的手札异常兴奋，“札来即刻褪红入册”，褪红即用吸油的软纸将印泥油吸干，以免装裱时弄模糊了。而前札高批署“七月七日装成”，可见当时此册手札已装好，此札是及时添加进去的。

第八开及第九开上半叶为张纯^①手札，曰：

别之次日过方六兄处，匆忙作字奉寄，已经旬日，想违览矣。弟初九日抵六安，述其近状，梅园公即为经画，惟恨力不从心，仅得二数奉上，足为浮屠合尖。但不知浮屠下层何如耳？因思及广德、歙县李、赵二公，素皆至好，均可告以缓急，试作字遣人一往，或者有得，亦未可知。其亏欠一事须与孔公相商，若能担当三数月，俟从容设法，便有无限好处。闻此君素行古道，似可与商及此事者。目前急务当另觅寓所，不宜久应衡署，恐致忌者吹毛求疵也。至家眷应回与否，先生自有灼见，只以速移寓所为急。前在仪正见所传督参本稿，请旨将△△一并革职，以便与本内有名人犯严审究，拟奉旨这参△△着革职，其狂纵贪鄙及奉内有名囚犯证。该抚究拟，并无“严审”字样，且系抚审，皆是好机缘。又闻，邵公^②被议，未知的否，倘此信果真，其署事者转可秉公断理或不致偏袒，亦是好消息。且邵公岂便甘心不与办理耶？《江干集》在德州公^③处，云即转付贞观兄相寄，未知日来可寄到否？前见所书《江干集》卷子，弟心甚喜之，弟恐只此一稿，故不敢攘夺，今原稿既存，不审能以此卷见寄否？弟所得先生片纸只字皆什袭珍藏，以为世宝，非不知贵重者，如蒙慨然，幸奉付来使。文信国祠石二砚，制作古雅，在诸砚之上，倘能分赠一方，当别有图报也。浮屠之议日来何如，幸示之。前蒙见寄手札中遗落一纸，并望查寄。贵恙日来服药何如？幸示知，以慰远怀。高公^④极爱左手书，云有别趣，可书一小卷寄之。余不尽。

南阜先生

弟张纯顿首初十日灯下

按：此札涉及的人和事比较复杂。首先，张纯是与扬州方家有往来之人。二

①张纯，字吾未，号苦竹山人、古竹山人。安徽桐城人。

②邵公，指邵基，字学址。浙江鄞县人。康熙进士，雍正间授编修，乾隆间官至江苏巡抚。廉介绝俗。

③德州公，指卢见曾，字抱孙，号雅雨。山东德州人。康熙进士，官两淮盐运使。爱才好客，四方名士咸集，极一时之盛。刻《雅雨堂丛书》、《金石三例》。著有《出塞集》。

④高公，指高斌，姓高佳氏，字石文，号东轩。满州镶黄旗人。好读书，于金史外博通先儒诸集。雍正间由内府曹郎累擢江南河道总督。

是高凤翰参予修建浮屠，请张纯向梅园公求经画，看来佛经画难度较大，未能完成，但“足为浮屠合尖”。修塔需用钱，所以张纯又作一书遣人送往歙县李、赵二公，希望有所获，以帮助高凤翰修塔工程。三者，高凤翰虽然官事了结，但任上仍有亏空，必须将亏空填上，可保无虞。这事还需找孔公商量，请他担任数月，设法凑足银两，才好过关。由此看来，高凤翰在任上一方面受人牵连入狱，另方面国库亏欠也是实情，从前札典当私产到此处填补亏空，便足以说明问题。接下来的事情更为严重，张纯看到督抚向皇上参奏本的草稿，云“请旨将△△一并革职，以便与本内有名人犯严审究”。若此本奏上，皇帝下了旨，事情便不可挽回了。好在正式奏本没有“严审”字样，并且由巡抚审案，这些对于高凤翰来说都是有利的。张纯同时又听说，江苏巡抚邵基被弹劾，张纯觉得有高官牵涉进去，审案人员或许可以公正一点。从上面五点可见高凤翰当时所涉案是惊动了朝廷和皇帝。札中又云“《江干集》在德州公处，云即转付贞观兄相寄”，因卢见曾赏识高凤翰才能将其提拔到泰州作巡盐分司。此函大约写于乾隆二年初，因为该年四月十五日乾隆就下旨严办了。

第九开下半叶及第十、第十一开为张纯寄呈高凤翰诗作，共十一首：

楼台高敞旧藩封，吟入朱栏画几重。洞本仙源无腐学，石经鬼斧画奇峰。
不干世事一双鹤，少助江涛三南松。特放锺山偕远眺，西风吹散野烟浓。
初过瞻园

浓熏未减令君香，稳称山人薜荔裳。春雨杏花何碍湿，西风黄叶不愁霜。
定缘宽博怜诗瘦，皆为淋漓厌酒狂。紫骑黑貂还易得，相关冷暖谊难忘。
秋雨乍寒藩宪冯伯阳先生解赠毡袍，诗以志感。

仰看碧落影萧萧，忽漫乘风下九皋。未至已慚居客右，飞来何竟比人高。
霜空几处留音响，世网能无羨羽毛。偶发长吟和清唳，苍松满径鼓寒涛。
瞻园赠鹤

松风不用鼓瑤琴，鱼鸟依然会此心。翠楼高台看远岫，绿移春升补秋林。
空庭有鹤苔痕滿，古井无波月影深。疑是淮王旧鸡犬，适然鸣吠午烟沈。
瞻园即事

良宵莫便掩花关，正喜浓香罨小山。墅寺县灯张墻焰，天风吹月照人间。
南楼不浅庾公兴，东阁休随众客还。恰似庄生梦中蝶，更阑栩栩桂丛间。
月夜桂花下作

写出鸿濛太古文，碧天无际雁为群。因风忽漫成三折，作势旋看拂五云。
苇梢阵图临水变，墨兼露气与秋分。噭噭似拟三都^①，掷地金声到处闻。

一画初开碧落赊，便成舞凤与惊蛇。联翩玉宇随高下，摇曳金风任正斜。
乍掠远烟疑洒墨，偶经疏梅拟蹲鵠。草行篆隶浑无定，自古能书擅几家。
赋得雁点青天字一行，次制府尹公原韵二首

①此处脱一字，疑当为“赋”字。

了无纤翳早霜天，飞帛书从绝塞传。宛转旌旆远罄折，舒徐鱼贯复连珠。鸿文惯拟春秋笔，霄汉如铺十万签。不学时人夸绮丽，遐观自喜白云篇。

南征岂为稻兼粱，文运天开喜就阳。朝印雪泥留指爪，夜翻银汉动星芒。负图河曲鱼吹墨，画卦台高月照霜。舒卷碧霄劳目送，鸾惊凤舞辨潮茫。

晴空逸缀一行斜，飘渺凌风带落霞。正似折钗县素壁，忽如倒薤列平沙。评将侪偶归玄鹤，戏掣儿童数墨稿。霜气满天秋在水，怀人因尔咏苍葭。

高飞势本蹄雪泥，影掠丹崖万丈梯。摛藻已知天路近，书空应觉海云低。龙跳虎卧翻新格，鸟迹虫文变旧题。何处闲看最清绝，一痕初月画楼西。

前题次韵

近作，请南邮先生订正 桐城同学弟张纯（钤“张纯”朱文、“吾未”白文印）

第十一、十二开为马曰琯^①手记（图见封二），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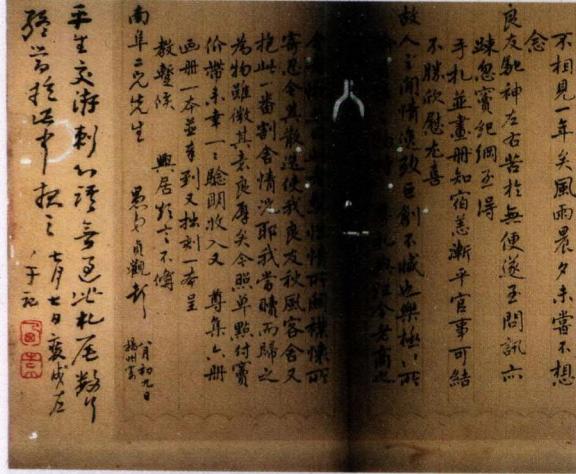
南阜先生收集故人柬牍装界成册，出以示余曰：余归田后，凡平昔游好，思仰不见，见其手迹如见其人。噫，昔渊明致念良朋，作《停云》四章，以申缱绻，亦云笃矣。先生他日盘旋一亩之室，观日月之迁流，感禽鸟之和声，展对故册，如促膝说平生，较《停云》之空劳寤思不差足慰乎？而先生友谊之笃，更何如哉。重其意，因书册尾以归之。

庚申秋八月学弟马曰琯手记（钤“马曰琯印”白文、“懈夫”白文印）

按：马曰琯这通手记是高凤翰将故人手札装裱成册之后，请其所题。手记不长，但马高二人之间深厚的友谊跃然纸上。马曰琯直取陶渊明作比，高调赞扬了高对朋友情谊的珍惜。马曰琯传世的手迹不多，像这样完整有年月日、题名、印章的手札是弥足珍贵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南大学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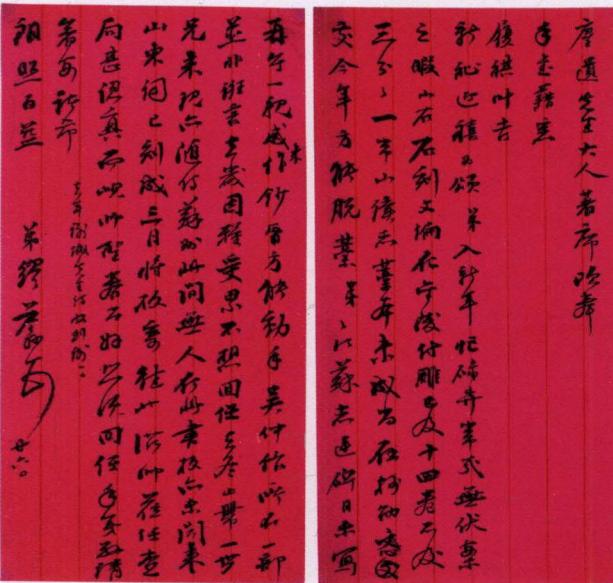
①马曰琯，字秋玉。江南江都人。清代扬州大藏书家。



文见第 136 页



文见第 139 页



文见第 145 页



文见第 150 页